

集部

攻媿集卷四十九

宋 樓鑰 撰

謚議

孝宗皇帝謚議 奉敕撰

臣聞帝王之出治豐功茂烈生則著見于天下而其流傳于後世者則待節惠之名要皆取其盛者而傳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非無武也武王告成而作洪範非

無文也取其盛者而傳之則備道全美可以一言定也
甚哉孝之大也虞舜之大武王之達自漢歷唐無不論
帝為孝本朝累聖相承皆用舊典若夫集孝道之大成
則未有如大行之盛者也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緝
藝祖之武重光堯之華以天縱之能日新之德臨御天
下二十有八載巍巍煌煌不可備述若形容天地繪畫
日月則不容無辭方在初潛龍德而隱學聚問辨師教
不煩日就月將君德昭著虔鞏勞謙共為子職日趨朝

謂威儀雖肅雖莫窺其涯涘而中外屬心天人協應光
堯內禪高視唐虞嗣位以來勵精庶政名收故老尊禮
元臣臨朝若神待物如春崇節儉以革奢汰之風振紀
綱以起偷惰之習事無小而不察人無微而不記機務
雖繁酬酢無壅立法定制動為後則以科舉為未盡則
立待補之法以蒐遺才以武舉為未盛則優入仕之級
以收智勇年勞並用以裁濫賞而不致于冒遷銓闈加
嚴以抑任子而又為之限節政秩必使之作邑謂舉以

親民而使之治民御史必取之賢宰謂受人之察而後可察人以周行速化必使試郡而後為郎以延閣清華必俟有功而後除職監司守將必延見而臨遣癃老昏繆之人不得而隱藏姦贓之吏必窮治而斥逐清介潔廉之士則從而拔用朝士闕官乃除遂無待次之淹要郡留闕選才遂無輕授之冗黜贓吏之世賞進軍功于流内長慮卻顧守之至堅故雖日不暇給而四方靡然向化矣于時疆埸未寧戎車方駕激厲將士嚴備邊陲

張皇六師明見萬里中原起来蘇之望殊鄰多歸附之
民撫而有之還以為用天威既振強敵畏讋雖犂庭掃
閭未快初志而信使復通減幣殺禮至今無煙火之警
苟非雄斷遠略何以臻此臨政既久治道愈明物来能
名事至輒斷精神之運上際下蟠于天地之間智慮所
闚六通四闢于帝王之德行公道以銷黨偏之蔽推平
心而絕喜怒之私間有水旱之變應天以實而禮文尤
備州縣之奏恐其不速蠲復之數恐其不多傾囷倒廩

以濟其急賞勤罰惰以勵其餘民不知其有凶歲亦隨以登熟幸太學幸秘省廷策貢士布文教以振士風御鞍馬親弓矢申嚴軍法立武事以張國威內外大小之臣無不列之屏以待黜陟山川險要之要無不指諸掌以立防閑治具畢張風化已成方且玩意希夷而無奉道之過游心寂寞而無佞佛之迹作歌天之圖兢懼愈深闢延和之殿諏訪愈切躬講讀之勤設遺補之官其于保治有始有卒至于脫屣萬乘燕居重華授受之際

尤爲雍容嗚呼身退而道彌高尊極而用彌偂是宜萬有千歲永處慈展而厭代登遐歸于帝鄉此羣臣萬姓所以攀號擗踊泣盡而繼之以血也遠日有期恭定尊謚請之南郊以詔萬世謹按謚法曰能官賢才曰哲帝德廣運曰文應變無方曰神保大定功曰武持盈守滿曰成慈惠愛親曰孝迹無知人而善任使文武各得其用非所謂能官賢才乎修德以來遠人天文以洽四國非所謂帝德廣運乎酬酢以周萬幾圖回以盡衆智非

應變無方乎妙韜略而不用極聰明而不殺非保大定
功乎守基圖之廣大延國祚于綿遠非持盈守滿乎若
孝道之盛非惟臣子所不能稱贊雖攷之謚法求之六
家語其甚盛者曰慈惠愛親而已是則未足以彰大行
之孝也報本反始而奉郊禋尊祖敬宗而事廟饗惟高
宗爲天下而得人太皇盡母道以愛子而大行天賦至
性不可解于心備四海九州之養謹五日一朝之儀委
曲周盡猶恐不及兩宫九閏終無間言固已風動四方

震服荒裔高宗屬疾則衣不解帶躬自嘗藥及棄天下則勺水不入于口倚廬有過于哀鄙漢文之短喪陋晉武之無斷身服苴麻禮盡苫塊行有匹夫之所難哭則哀動于左右鄰使來弔止許朝于喪次顔色之戚哭泣之哀鄰使退而嘆曰皇帝聖孝乃如此大臣或進諭解之言則流涕被面曰大恩難報羣臣感泣莫敢仰視易月之制既終因山之役既畢孺慕無已追遠弗勝遂舉大寶以畀聖子不曰倦勤不曰求逸惟曰不得日奉先

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又曰俾予一人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于是御素服于乗輿尊几筵于内殿退處堊室以終三年之喪哀疚不忘齋潔自若欽事慈禰温凊無違嗚呼兹豈非集孝道之大成又豈慈惠愛親之所能盡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宜天錫之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謹議

成穆皇后改謚議奉敕撰

臣聞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夫婦大倫尤非偶然曰天作

之合曰天立厥配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于是乎在焉矧
汾陽大家多為后族唐室憲宗則有懿安之盛皇朝真
廟則有章穆之賢姓系相承是生聖女慶鍾戚閈實娩
壽皇生不及褘衣之榮歿而膺寶冊之禮久安別廟將
奉太宮宜改尊稱以從帝謚恭惟安穆皇后柔明懿淑
慈順溫恭蚕儷王藩克盡婦道設桑弧于門左屢占熊
夢之祥帶弓韣于禖前每啓燕祠之瑞云何不淑遽奄
九原追烈祖之御天眷元妃而追冊欲歌流荇傷不見

于令姿正號長秋遂疏恩于幽窔固已嚴烝嘗之奉崇節惠之名綿慶祚于三朝介洪休于萬世重華厭代方服大喪吉䆐因山行當升祔念今日遺弓之痛既切于神孫愴昔時故劍之求用承于先志爰因安穆之懿式遵成孝之規謹攷謚法婦德均一曰成德化肅雍曰穆安穆皇后窈窕好逑有關雎之美用心專壹有鳲鳩之德非婦德均一乎孝欽以奉舅姑和平以儀閨門非德化肅雍乎伏請改上謚號曰成穆皇后

成恭皇后改謚議 奉敕擬

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臨御之初仰奉高皇首隆孝治化家刑國百度具舉而中闈久虛陰教斯闕乃奉親命乃諏卜吉攷正古制閤建長秋安恭皇后淑範懿德冠于後宮君子好逑遂正乎內坤承乾而時行月遡日以為明褘褕盛服助成九廟之奉櫛縰具禮欽承兩宮之養母儀既尊后德有輝而曾未數歲寖纏椒掖方隆大練之飾終符素柰之祥求賢審官未展周南之志感今

懷昔空形宋文之策固已極褒崇之典議安恭之謚祭于別廟迨今二十有八年矣壽皇上實萬國起號弓之慕孝孫盡禮七月庀因山之役有司奏請定謚南郊二后在天皆應改號以從成孝之名謹攷之謚典曰夙夜警戒曰成謙而好禮曰恭安恭皇后共繭館之職以贊親耕之勤謹雞鳴之戒以勉相承之道禁切外家不干裏謁茲不曰夙夜警戒乎躬節儉之德服澣濯之衣卻貢獻之珍麗遵圖史之箴規茲不曰謙而好禮乎伏請

改上謚號曰成恭皇后

劉忠肅公大中覆謚議

資正殿學士劉公輔政于紹興七年未幾而薨距今五十有餘年矣中更權臣當國之久故家泯然無聞公又為趙丞相鼎深知同寅之人尤無敢言者迨今始得出處之詳于行狀太常又明其立朝體國之大節謚以忠肅可謂當矣嗚呼高宗皇帝身濟大業披荊棘而立朝廷一時人物雖經崇觀政宣之摧折靖康建炎之流離

而元祐流風猶有存者趙公身任天下之重甄拔人望布滿中外論思勸講皆極天下選由是王政日修國勢日隆以啟中興是豈惟將帥攘命之功哉抑聞之趙公入相之初首白高宗必欲得公與王公庶為執政以自助二人遂並用方是時君臣上下日夜講求恢復之計外與敵通使而為備甚飭所謂行在所止為時巡之謀若不可以一朝居非若後日之晏然于此也公之同心輔贊力正國本太常之言皆家世舊聞參以記傳炳炳

如丹而後公之名益顯望之如神人然公議之不可泯

謚法之有益于天下如此可不務哉

王節愍公倫覆謚議

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以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

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此雖非古先用人之

道漢武帝所以能得奇才為用蓋以此也靖康艱難事

出倉猝承平百年衣冠如雲習于久安不知所為平時

經明行修褒衣博帶之士狼狽失守不計其幾至有助

桀為虐忘君賣國不忍言者樞密王公名臣諸孫跌蕩不羈浮湛閭里不見其異一旦慷慨奮發論事激烈抗章敢言欽宗為之改容擢于布衣待以國士天下方知其為奇男子也帥府既建首為勸進之舉高宗募忠勇之士往使不測之敵罔有徇死以行者惟公機智勇辯氣吞強敵往來再三忠肝義膽折服倔強和議之成為力最多公之志蓋未已也故每當陛辭必以乘機用兵為請勿復以臣為意此其志豈止于和戎哉再使被留

音問斷絕誘以高爵而不就脅以嚴誅而不懼引義南向伏劍以死郡邑爲之震動至畫像而祠之回視小廉之士其能以忠徇國視死如歸如公者寡矣太常易名曰節曰愍無可議者傳之來世抑以見取士之無方不應以細故而棄才也

楊惠懿公傑覆謚議

謚所以易名也法苟應謚雖功烈不見于世亦必隨其人之所宜而稱之此孔文子之所以爲文也故特贈光

祿大夫少傅楊公某生長富貴不知天下之憂患而抗志不羣篤志問學隆師親友嗜書好古若有不能自已者古人以公子而厲布衣之操者公實近之已而游太學擢上第優游都城以致顯方是時四方無事朝廷尊安周旋清華尤無以自見于事然因所職而建言類老于世故者自訟治民休有惠愛晚登禁逵益有志于效忠孜孜論思時見一二不幸所藴未伸天不假之年而遽忽焉惜乎未見其止也官薄已高一贈而至光祿禮

官即其已行者揆之以法謚以惠懿得其實矣尚何異辭

攻媿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五十

宋 樓鑰 撰

進故事

唐鑑

李絳對憲宗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帝善其言

舊唐書李絳傳不載此新唐書載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練昌拒諫曰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云云與此大意同而詳約其異

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二年十二月丙辰上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四況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與

此無異意而語句不盡同

臣嘗謂近古敢言者在唐太宗時無如魏徵太宗嘗賞其直言徵對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爾不然臣敢數批逆鱗哉在憲宗時無如李絳而絳之言如此不惟曲盡人臣之情蓋亦躬自蹈之而後能言之以此知一介之臣敢言于人主之前者至鮮惟在人主有以導之憲宗有意貞觀之治原集因避宋仁宗諱魏徵作魏證貞觀作正觀今並更正謂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絳既能開廣帝意憲

宗又能勵其羣臣如此中興唐祚不在玆乎仰惟陛下和顏聽言好善忘勢凡有奏對無不俯納臣寀侍清光實親見之而臣猶援憲宗李絳之言者蓋當國家閒暇人心易弛朝廷之上罕聞直諫又曰聖躬康復以來羣臣深恐仰勞聽覽奏事不敢遲久言而簡切固不在多第恐相習成風各務省事朝删暮減恐無二三情實不輸事理不究羣臣苟免煩瀆之過陛下因謂無事可言私憂過計昧死陳述願陛下屬太宗憲宗之志俾廷臣

竭魏徵李絳之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下交泰以興

治功聖度優容擇其可用者力行之顧何事之不濟哉

竊見陛下視朝之際宰輔奏事已久亦難以坐至日宴

壽皇在御之日多于進膳之後便殿引見臣僚得以從

容詢訪此實陛下家法可舉而行也

資治通鑑

武德九年〇九年舊本訛八年今據資治通鑑改正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

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

反出前宫齊府人之後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貞觀元年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進入宿衛進。舊本訛追今據資治通鑑改正太宗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

于天下也

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私恩是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以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九年岷州都督高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

臣寬其罪太宗曰甑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甑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勲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

臣聞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蓋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人主所以厲世摩鈍彝走天下而天下為之服役者以其用之公也唐太宗由秦王嗣位其平日陪從于左右者往往經百戰之餘冒矢石犯霜

露出萬死而得一生及見興王之盛者蓋無幾也太宗以至公為心雖有故人舊勳而求遷官者未始輕予祈入衛者不肯偏用至於坐貪汙者雖憐之而終遣之去犯法者雖不忘而終不敢赦惟其見之明而行之果是以能成貞觀之治本朝列聖故事一一可攷陛下毓德春宮之久攀附之人官之祿之其人甚多既歷四年而扳援求請今猶未已動煩宸衷曲為區處臣願陛下遠鑒文皇之公心近遵列聖之定法裁抑僥倖使各安分而

退聽則外此而妄求者亦當息心朝政清明非為小補

唐鑑

太宗貞觀三年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〇

謹按唐書太宗本紀及資治通鑑令百司自今詔敕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云云並載在貞觀四年七月與此作貞觀三年異

臣聞機要之司譬之人身則喉舌也舜之命龍曰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蓋命令之出或出焉或納焉惟欲其允而已然必先之曰命汝作納言以納名官正欲其能納也命令之須于天下猶飲食之入腹也飲食不擇則身必病命令不審則下必傷人之飲食也柔則當茹剛則當吐喉舌之責也若不問剛柔知茹而不知吐一過喉舌所傷必多雖欲悔之已無及矣大雅之稱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惟其或出或納如喉舌之謹焉夫然後賦政于外而四方爰發也太宗其可謂知此者矣

不惟聽臣下之言又敕責而使之言范祖禹亦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吏而已仰惟陛下平心處事虛己聽言後省間有論奏率蒙賜可不憚更改是將比隆大舜予違汝弼之訓而臣猶以太宗之事為言者言切而易明事近而可鑒亦工執藝事以諫之意惟陛下行事每每如此則聖德益新朝政亦清貞觀之治不難致也

三朝政要

太宗淳化七年六月以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之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駮以聞八月命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凡天下章奏案牘必由二司然後進御先是中外奏報但由尚書内省籍以下有司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為姦禁中不得知外司無糾察之職至是始命敏中等謹視其出入而鈎稽焉事無大小不敢有所

留滯矣九月以給事中封駮隷銀臺通進司應詔敕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富弼等釋曰古者詔令皆中書奉行門下省審封駮改正厥有司存太宗親選向敏中張詠同判通進司等以察稽失二府奉行之過皆得改駮關防之意謹之于始也今之羣臣多不舉職官有封還之名未聞駮正之實所以命令不由此司十有六七蓋因循之敝也

臣竊惟唐給事中之職凡百司奏鈔侍中既審則駮正

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李藩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批敕耶唐制之嚴如此中更五季寖失其職太宗皇帝深究治亂之源特振其職業妙選名臣爲之曰凡制敕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駮曰應詔敕並令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則是事無輕重政無大小官無尊卑封駮詳酌是其職也近者給事中論奏除目或謂止當駮論橫恩不當及此臣深恐此論有誤宸聰使後省寖

失其職紀綱廢紊所闕者大是敢仰稽太宗致治之要為陛下言之庶使後省臣僚得舉其職言聽計行以裨聖治臣不勝惓惓

漢書

高帝紀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云云詔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

臣聞文王之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

不敢有加焉父子之道天性也一日不見豈容自安漢
高帝五日一朝其父比之文武雖曰稍踈然文武皆以
世子事親高帝已有天下曰見則有所不暇故立五日
之制焉本朝列聖務盡孝道凡事祖后母后于宮中見
之無時至尊壽皇聖帝之事高宗正以異宮而處不得
已俯從漢制二十八年終始不倦陛下今春過宮者再
恭請者一人情感悦歡聲四起自玆以後積雨既不可
出極暑又難進拜因仍至今五閱月矣都人顒顒日望

翠華之駕今則雨師灑道之餘仲秋新涼之始伏望早降睿旨夙戒有司講定省之禮上以奉兩宮之歡下以慰兆姓之望臣不勝惓惓

資治通鑑

唐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云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凊之禮竊所未

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上深
納之
臣竊攷唐太宗時高祖以太上皇居大安宮而太宗欲
往九成宮避暑馬周切諫以為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
上皇尚留暑中陛下獨居涼處溫凊之禮竊所未安又
曰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何以赴
之此皆忠臣愛君之切足以感悟主聽垂憲後世仰惟
陛下誠孝著聞乃去歲之冬及至日歲旦三詣重華都

人歡呼中外慶快今猶未久也霜寒陰雨固難屢出竊

聞壽皇近曾宣醫外間傳聞日望翠華夫以九成宫去

大安之遠馬周切切欲太宗之速還今則鳴蹕至近伏

恐壽皇思念敢望出自聖意亟修定省之禮實天下幸

甚

攻媿集卷五十

攻媿集卷五十一

宋 樓鑰 撰

序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説彌顯公是劉先生敞權衡

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吕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遺藴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絶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老先生上歛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

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辯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

而鑰亦歸雖若相忘於江湖而友朋之來必以此書為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迨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以為變例竊以為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

○原集因避宋欽宗諱凡桓字皆作威今改正後同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桓王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

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於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於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公會齊鄭於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

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隨朝楚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玆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于

戈無所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賔録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為夸引祝鮀之言為證此尤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

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遊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

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
能自已也

息齋春秋集註序

吾鄉四明慶歷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
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於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
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洛二程先生之興得其
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篤濟以勤敏
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

人爭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升補上舍紹興改元
德音免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遴
選名儒爲四方所推服者爲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
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
卦於上前擢貳卿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
家居累年中壽而歿洎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公學行
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
王荆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爲本又

博采諸儒之說為之集註其說粹然一出於正然猶未行於世也仲子得全知黄州始取遺槀刻之而屬鑰以序鑰生長外家汪氏於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牀下竊闚之公既投閒杜門屏居謈不以事物自攖日有定課風雨勿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此前篇書名此書字故異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襃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

此秘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
為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於
隱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
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
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
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曾
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
序不更一辭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

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於春秋者鑰何人而敢預此黄州言之再四竊幸因得託名於不腐乃弗敢辭公諱閎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蓋未艾也

古文孝經指解後序

古文孝經實吾夫子之舊秦火之後出於屋壁而顔芝所藏十八章已先行於世翼奉張禹等五人各自名家古文惟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而又不顯隋開皇中劉炫為作稽疑一篇已多譏笑唐陸徳明亦云古文世既不

行隨俗用鄭康成註十八章本獨一劉知幾以為行孔而廢鄭諸儒爭辯蠭起明皇亦以今本註而序之書以八分刻之經臺猶在長安童而習之皆此也司馬文正公僅得古文於祕閣之藏為之指解嘗以進仁宗哲宗而范太史祖禹繼為之說噫自漢以來何其好者之寡也故信州使君季公天資純孝篤學好古尊敬此書又為詳說不惟發明夫子之旨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用意甚勤辭亦詳備如愛敬可行於匹夫而惡慢不

可行於天子如論忠順之不可失如不敢遺之機甚微而其效甚大又曰要路云者言所敬者寡所說者衆也曰至德云者言所敬者廣而所因者本也皆有所啟發非苟然者紹熙五年七月皇上踐阼有詔求賢公以八月進此書未幾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又為之繳進於經筵初欲刋於廣信而不及公之子淇念此書之未行將刋於家求為後序經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明皇注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

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他比
理故曰未有此說非也古文小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
庶人文正公則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
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於禍敗而羞及
其親未足以為孝也季使君又以明皇之事證之是矣
鑰竊以為猶未為詳且明敢申言之夫聖人一經可謂
詳矣而其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是人之於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所以為曾子諄

諄言之正欲人之有終也夫子首以總言孝道次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大小之分固自不同而又於此謂孝道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於禍患者此則無有貴賤之别後雖具述孝治聖治之效以至終篇然其教人之最切無過於此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明皇惟不知此所以不克其終可不戒哉篇末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為喪祭之終猶未為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此孝無終始之終蓋為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

雖曾子既啟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為知免矣然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簀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鑰餘生無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且以補二公之説云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子長之慕藺相如若有不

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嶽景星鳳皇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録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贊歎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責人如責已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曾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於

世晚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使君圻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鑰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平日之願顧年衰學落何足以預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為詞章根柢六經切於論事無有長語而一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

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錀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鎮廟謨相業具載史册不待贅言惟公本於忠恕得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閫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為勇決過於賁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於不行包含太

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黄黄門誦楊畏彈章而公去相位他日哲宗面斥黄門公從容為解黄門謂公為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温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論差

役一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喪明而責知隨州尋竄永州蓋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為耶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重得罪公力救之上忤廉中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諸人以吳處厚為義存君親而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為動卒貰其死一時不以為快及事之變自劉忠肅呂汲公

等雖終於貶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寘新州於死之力也汲公輩竄嶺表郊赦末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奏大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爲怨讎以疑似爲訕謗誤國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欲寤泰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阼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暮欽聖顯肅皇后與徽皇待

公而為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絶公時在瞽廢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為矣嗚呼天乎倘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已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為蔡所擠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巻長懷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絃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疾蚤歿忠宣與

二季皆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繼世科實監簿之曽孫范氏之興未艾也

王魏公文集序

神宗皇帝不世之資高出百王始相荊國王文公君臣之間義同賓友奏對往復載於史可知也元豐之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羣臣尊仰將順之不暇非復熈寧之比惟左丞魏公起由庶僚自結主知以省寺八品官而

特許賜坐與府尹奏事而命奏罷獨進一為柱史許以直前而又導之使諫待遇之意固已卓異於餘子公亦感慨自奮不負所學論事上前守正不阿精當剴切其視同列如野鶴之在鷄羣一時才氣無出其右者若其論說古今治亂災變警戒計邊餽之非實杜西師之再舉除市易之罰息而别以内外救徐勲之詔獄而戒其出入折姦佞之萌辨是非之際皆深中事機有以變移主意而一出於義理之正言議風烈凜凜生氣神宗傾

聽獎拔嘗謂公曰朕與卿兄弟如同産然是知神宗聖
度恢偉容受直言而當時俛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者
蓋皆具臣不足以佐下風耳不然公之抗直安得容於
朝廷之上乎公之五世孫直顯謨閣學之編次遺文屬
鑰爲序鑰曰文公之文固不待序而顯校理之文曾南
豐爲之序而陳后山繼之使鑰誦左丞之書則可何敢
以此自任顯謨公求之不置鑰曰吾有以應子之求矣
田承君畫天下士也送別鄒道鄉之言可畏可仰是豈

苟於從人者在公幕府至十有五年微公不足以致此客微承君不足以入公之幕也為公家傳其稱公之文則曰踔厲駿發卒歸宿於道制誥温潤豐美得中和之氣而屬辭贍洽成於口授上數稱之誥命有可以通行者俾公為定辭以新之公在翰林舊制尹京者不行詞時高麗修貢數以奏來上而所用答詔以十數有旨學士等槩為之執政欲人求一通以塞旨而上乃獨用公所草其後既為丞弼每下大詔令與通好夷狄多屬於

公若籌邊之妙畧立朝之大節皆炳炳如丹又採長老之論縉紳大夫之談謂公厚德懷人如晉羊祜直節敢諫如魏辛毗吏治儒雅如漢張敞風槩整峻如唐溫造昌黎有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公之賢足以表千古承君之言可以信後世鑰不佞尚何敢措辭於其間

陳都官文集後序

制置使陳官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

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鑰為序謝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敬題於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為道而不為利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契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今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

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鑰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

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為人蓋其抱負素已不羣本

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為師所友自東坡先

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之規模

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

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追神宗作興

鋭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

能得抵巇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為之大變至有

遠在蜀萬里外官爲偏州騰奏於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登膴仕者公方宰山陰例以秩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呼嗚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既窮老以死其子訴寃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祕丞及刪定二公三

傳而貳卿出陳氏益大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于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

清真先生文集序

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獨為五經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也國家定都大梁雖仍前世之舊當四通五達之會貢賦地均不恃險阻真得周家有德易以王之意祖宗仁澤深厚承平百

年高掩千古異才間出曾未有繼班張之作者神宗稽古有為鼎新百度文物彬彬號為盛際錢塘周公少貿庠校儁聲未及三十作為汴賦賦凡七千言富哉壯哉極鋪張揚厲之工期月而成無十稔之勞指陳事實無夸詡之過賦奏天子嗟異之命近臣讀於邇英閣由諸生擢為學官聲名一日震耀海内而皇朝太平之盛觀備矣未幾神宗上賓公亦低佪不自表襮哲宗始寘之文館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賦而

得三朝之眷儒生之榮莫加焉公之歿距今八十餘載世之能誦公賦者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於世莫知公爲何等人也公嘗守四明而諸孫又寓居於此嘗訪其家集而讀之參以他本間見手藁又得京本文選與公之曾孫鑄裒爲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墜已多然足以不朽矣公壯年氣鋭以布衣自結於明主又當全盛之時宜乎立取貴顯而攻其歲月仕宦殊爲流落更就銓部試遠邑雖歸班於朝坐視捷徑不一趨焉三綰州麾

僅登松班而旅死矣蓋其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雞自以為喜此尤世所未知者樂府播傳風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能自已人必以為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力學以寸進者及詳味其辭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故見所上獻賦之書然後知一賦之機杼見續秋興賦後序然後知平生之所安磬鏡烏几之銘可與鄭圃漆園相周旋而禱神之文則送窮

乞巧之流亞也驟以此語人未必遽信惟能細讀之者
始知斯言之不為溢美耳居閒養痾為之校讎三數過
猶未敢以為盡力淇水李左丞讀賦上前多以偏旁言
之因為攷之羣書畧為音釋闕其未知者以俟博雅之
君子非敢自比張載劉逵為三都之訓詁也鑰先世與
公家有事契且嘗受廛焉公之詩文幸不泯沒鑰之願
也公諱邦彥字美成清真其自號歷官詳見志銘云制
使待制陳公政事之餘既刋曾祖賢良都官家集又以

清真之文竝傳以慰邦人之思君子謂是舉也加於人數等類非文吏之所能為也

北海先生文集序

皇朝文章之盛高掩前古徽宗在御天下承平上則日月戴承星文雲彩之效祥下則靈芝朱草赤烏白鵲之呈瑞名表進賀殆無虛時文士角立爭奮所長無不工緻形容鋪張以為盛觀會進築順州得枸杞宿根於土中其形獒伏仙家以為千載所化馳獻闕廷上生於壬

戊正符所屬之辰尤以爲善祥百家欲以詰朝拜表諸公閣筆相視無以措詞先是庠校英才久束於王氏之學不習應用之文車駕幸學欲進一表而無能應者時翰林學士綦公爲諸生出羣袖間無不驚服至是已爲學官有薦公名者延致東閣授以題意公從容屬聯妙絶一時首曰靈根夜吠變異質於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壽眷荒裔沈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各有待既進天子爲之改容即日喧傳京師諸公

咸自以為不及也公初起北海之濵學殖甚富不求人知自是貴名日起遂登館殿未及施用而以内艱去矣建炎二年高宗駐蹕維揚公航海朝行在一再還而為郎明年輪對一見契合恨見之晚擢左史攝瑣闈召試中書文不加點王音擊歎即正西掖進用之捷未有近比永嘉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實代王言詔吉所至讀者感動諸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旁午書詔填委之會而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吕

忠穆公以首相開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宣威靈張大國體類此語公篤意經術博覽强記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平時爲文不爲崖異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非規規然取青媲白以爲工者比也夫唐文三變宋之文亦幾變矣止論駢儷之體亦屢變作者爭名恐無以大相過則又絶爲長句全引古語

以為奇倔反累正氣況本以文從字順使於宣讀而一聯或至數十言識者不以為善也惟公與汪龍溪追述古作謹四六之體至於今行之然此等在公皆為餘事盡忠竭誠遇事極論進而造膝退多削藁以輔成中興之業公之力為多焉公之薨於紹興十有二年秦丞相方當國專政以罷相草麻之憾恨不得甘心焉至二十九年而後宗丞李公益能始狀其行又至三十三年而後得參政周忠簡公銘公之墓公之從孫煥手集公文

為五十六卷藏於家鑰生晚不及拜公下風而多誦公文文贅倅丹丘始見家集益聞出處之詳晚而投閒有更生者亦公之從孫蚤有雋聲寓居吾鄉嘗以公海上詩刻求跋為之詩曰晉陽固自有高共奉天豈可無宣公當時扶日滄海東尚想健筆驅長風指麾諸將如奴童中興當數第一功斷碑毋庸詑詩工制藳具在鑾坡中更生致謝再三且曰今之知北海先生者蓋寡遺文將遂版行願為之序鑰曰公之文有傳又得託名於不

朽不復固辭屬吏憂患既免喪而後敢為下筆懼不足以發揚公之盛烈謹銜媿而書之公諱宗禮字叔厚濰州人北海其自號也

攻媿集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五十三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俞　鳳

攻媿集卷五十二

宋 樓鑰 撰

序

鄉林居士文集序

知人古以為難苟未見其實行形貌言語名譽文華皆未可以保其往比今人所以難知也及其蓋棺事定登載史冊又有好惡之不公流傳之失實不得其賢否之

真此昔人所以難知也至於近世前輩耳目所接雖銘誌多溢美章疏多溢惡以為難攷然其行事具見於已為交游皆出於善類又其平生所著詩文集以成編始末備在粲然不誣察其所安斷可識矣鄰林居士向公宣文簡公五世孫也重珪疊組生長富貴而抗志不羣卓然自立所交多天下名士方全盛時居官守職固已不畏强禦聲績著聞靖康元二間為江淮制置發運使一聞僭楚之變即移文合肥拘留其家屬以折其姦心

聞者韙之高宗初開元帥幕府以羽檄起四方之兵未有應者公募士人李稙首齎金幣以濟艱難之用上章勸進切中事機上深嘉之承制補稙以官公之功名及受不世之知實始於此及帥長沙金兵猝至堅守奮擊外救阻絶力不足而城破猶保牙城巷戰以拒敵兵退盡所以撫摩之力楚人至今德之尋改鄂州行次衡陽曹成李宏賊衆十萬將肆侵敓公肩輿入曹成賊壘曉以大義不敢為暴遂獲鍾相降楊正表上眷愈渥擢之

户造入從出藩竭其忠力幾至大用娼嫉者衆而公雅志退休抗疏面陳不一而足卜居臨江古木無藝多植巖桂又素慕香山自號曰薌林有船曰汎宅高宗親御翰墨書四大字及企疏堂以寵其歸公家東望閤皂山連玉笥靚深如隱君子居壁皆畫以山水木石門皆裝以古刻靈龜老鶴馴擾其間自著五十詩以形容景物亦多和篇嘗云淵明生於興寧之乙丑歸以義熙之乙巳年四十有一余生於元豐之乙丑歸以紹興之壬子

有述懷詩云我與淵明同甲子歸休已恨七年遲又言香山得洛陽履道坊楊常侍舊宅鄰林得臨江五柳坊楊遵道光禄别墅有詩云莫問清江與洛陽山林總是一般香兩家地占西南勝可是前人例姓楊又題樂天真云香山與鄰林相去幾百祀丘壑有深情市朝多見忌杭州總看山蘇州俱漫仕才名固不同出處畧相似上梁文云坊名五柳仰陶令之高風洲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其尚友前賢類此標致可知矣士夫往來者必

造見又素喜客相與觴詠其下蓋自建炎初元罷六路漕明年歸臨江紹興八年起至平江力辭不克次年三月復歸自是不出優游十五年以壽終焉勤勞著於中外名節全其終始雖有異論亦皆厭服無可議者諸子又能世其家不待平泉之記草木數十年來幽致儼然復裒一時名公書尺刻為鄉林帖公之忠孝大槩愈著而世之持論者大定矣公之曽孫公起為湖廣總屬分司九江受知於使君袁和叔燮介以求序且言已刋公

之家傳行狀志銘爲一編又刊拘偽楚檄稿及諸賢䟦語他日又將刊家集行於世鑰生晚雖不及拜公牀下生長外家外祖汪公少師與公同朝相好曾爲汪氏友恭堂生雲閣賦詩先太師岐公初丞崑山及趨事於吳門最蒙眷與故多見公之藻翰熟聞高風今又盡得公之詩文雜著如斷碑風雨碎文章等句皆素所膾炙今乃知爲公之詩公爲徐東湖詩集後序有云始爲詩以數百計一見師川快說詩病盡焚其稾則知公之少作

尤多其所存者止此耳章表奏議明白直亮可舉而行兼備體制而又能出入内典此盖由前朝涵養之久文簡典刑之存非曲學之士所易及也鑰庸陋不佞何敢預品題之末姑誦所聞如此猶記九歲時仲舅尚書公尉江山乙丑登乙科以書爲謝公答書親題其外云書上明州鎖元先輩汪下書薌林居士此亦近時之所未聞也公諱子諲字伯恭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累贈至少師云

洪文安公小隱集序

番昜洪氏自忠宣公以文學致位通顯忠誠許國遠使殊庭當干戈俶擾之際執節不屈追蘇子卿之歸而二子已俱中詞科矣一子又繼之自唐設此科本朝又增廣之名公多出此途然未有兄弟三人聯中如此之盛者也況父子俱掌帝制出入鑾坡文章聲問萃於一門赫然為天下冠而仲子文安公又其先達者也公生於宣和二年至紹興二十五年自秘書省正字已兼中書

舍人獨押六房暫直學士院又三年以左史再攝西掖明歲為真遂擢翰林學士出守吳門高宗皇帝將行内禪聖意謂一時大典冊不可輕屬召為翰林承旨禪位之詔登極之赦尊號改元等文皆出公手紛至沓來從容應之動合體制天下傳誦極儒生之榮遇孝宗皇帝命知貢舉未幾遂登樞近蓋仕宦終始以文字為職也唐張燕公稱富嘉謨之文既而曰施於廊廟則駭矣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文體蚤成天生廊廟之文也文

從字順隨物賦形非如寒士苦志悲鳴口吻者所可望
也公以隆興初元知舉鑰由鄉書就試公一得文卷必
欲寘之前列而第二策中誤犯泰陵舊諱公嘆惜不已
為引吳若等例奏聞褒借甚寵得旨降充末等首名鑰
何者受公特達之知既竊名第以至晚登政途不敢忘
也公之子二橘嘗守峽州將赴闕至上饒而歿楳知餘
姚縣又亡於旅舍峽州無恙時刻公之文將俾鑰為序
未及也其壻汪君杲通判信州以峽州遺意為言鑰方

經紀餘姚之家其子伷又面以爲請鑰何敢當獨以銜恩未報又顧託不朽因不敢辭公之兄爲右丞相謚文惠弟以翰林閣老終端明殿學士謚文敏世稱三洪以比錦屏三陳而又過之公諱遵字景嚴若世系治行則文敏所作行狀甚詳不待愚言而後見小隱則公自號也

靜退居士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爲本朝文章宗師猶昌黎文公之在唐也

光燄萬丈不容贊嘆諸子叔弼兄弟咸得家傳季默之子徽猷閣待制德孺則諸孫之益顯者也嘗見中書舍人王公銖銘公之墓云忠厚之質孝友之性皆稟於自然不勞追琢詩篇賦頌章奏碑誌之文古律雖殊體製不一各極其妙而家法燦然當時推能世其家者惟公也嘗訪求遺文於館中僅三十餘篇每恨不得其全公之孫伋守連州以公家集二十卷鋟諸版而來求序始得而盡見之嗚呼真得六一先生之傳而王紫微之稱

非溢美也中遭亂離挈族南徙流離困苦憂國愛君之心盡發於詩文中皆不苟作平生著述散逸為可惜然此足以不朽矣前輩既不可得而見文章流傳士夫皆當傳錄而况於子孫乎歐陽氏久振振連州能傳斯文於其家世尚勉之哉公諱懋德孺其字自號靜退居士遂以名其集云

筠溪文集序

士大夫種學績文孰不欲流傳於後資稟有厚薄用力

有淺深固不可誣然須器度過人則自應高勝有非勤苦之所能强進者此可與知者道爾鈞溪先生以父兄之賢少有聲於太學一夕奏廁有同舍投繯於梁間公時年纔十七八略無懼意亟解其繫臥而枕於股上親撫摩而噓呵之會有後至者怪而問焉徐語其故馳報齋中羣士競篝火而來相與抱持而歸竟全其生即日名動京師弱冠遂爲大觀三年上舍第一人繼登科其才固足以得此天報亦昭昭矣公之器度絶人遠甚如

許加以問學之懿其發為文章顧豈淺見者所能及也政和間以南宫舍人使契丹擢左史因訐直貶宣和末知冀州獨能堅壁以抗強敵靖康初漕江東平叛卒之變入紹興為饒吉二州七年復立左螭尋掌書命雄深之文黼藻王度四方傳誦之論事封駮皆人所難又以力闢和議益與時忤遷戶篴丐外補去國之際猶拳拳以立國待夷狄之大計為言竟請祠以歸隱福之連江山西凡十六年不復有仕宦意哦詩自娱筆力愈偉居

閒憂世著議古數十篇雖貶論古事而皆關於當事利病深切著明有范太史唐鑑之遺風乃心王室惜乎用之之不盡也迨今將一甲子公之孫珏以郎曹典大藩今居江西憲臺方迎奉老親而當寇攘驚危中竭力不少顧避琪以上舍魁決科克繼大門爲京口貳車皆有時名有以知公之澤未艾也二孫以鑰游從之厚出公遺文三十卷求序鑰晚進何足以測識前輩所藴以平日慕用之誠幸託名於不腐敢謹書之公諱彌遜字似

之昆仲六人文字為一門之盛兄尚書彌大。宋史季彌遜傳誌作弟彌大弟太史彌正俱負重望筠溪則公自號云

曹忠靖公松隱集序

淳熙改元九月癸丑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曹公薨十月壬戌德壽宮遣中使賜以宸翰有曰歷事四朝盡瘁國事從徽考北狩至燕被密旨晝伏夜行持御札御衣俾予繼統金人敗盟犯江奮身請行見敵帥力陳禍福敵退渡淮繼令請太后天眷至金主前宣予孝

思使彼感動俾子母子如初完顏亮方圖南下令往觀其意陳前後盟約聲色俱厲亮令以繡褥藉之終始一節夷險不渝今遽告終為之惻然因疏其行事大概賜其後具見寻不忘之懷嗚呼士生斯世苟有一概可以自見皆足以取重於時其殁也苟得名士巨公為之志亦足以垂不朽惟公之生屢立奇節殁纔浹旬而斯文出於慈極震耀一世先正諸公間得碑銘多屬詞臣為之若夫親御翰墨大書特書聖作高妙文簡事核未有

如此之盛者顧雖刻銘鼎彝無以尚茲史冊登載足以傳無窮矣鑰於公三子俱識於宦游中仲子工部相與有連事契尤厚公薨十七年矣集公之文俾鑰序之且曰先公早入太學負時名中更險艱晚遂安逸其於六藝百家無一日輟吟而停披也詩文至多略備衆體紹興乾道間出入兩宫奉清燕之間最承寵眷謙謹已甚無毫髮之玷一時筆墨類多出其手易簀之際以藁屬耜曰爾爲我傳之涕泣拜受襲藏至今追念平生大概

固已具於高宗之製然文字未有以自表矧家世業儒大父箕頼之丈參政上蔡謝公為之序引行於世自度多病早衰恐負九京之託與子幸同郎省能加一言於篇首志願畢矣工部近以衡州奏事上記尹京時實在幕府問勞優渥遂留為郎庀職未幾他不暇問拳拳獨以遺文為言誠足以稱其家矣公之詩文其來有原其發不茍慷慨論事有古烈士之氣雍容適意有隱君子之風又未易以一端盡也蓋嘗登沖齋之廬玩雲壑之

勝想高致而不及見而又重違工部之請故為之書公諱勛字功顯謚忠靖累贈太師松隠公晚歲游息之地遂以名其集云

詅癡符序

客有以書一編示余曰此赤城李公察院所為詩文名曰詅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曰公於書無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於市者夸詡其美謂之詅魚雖微物亦然字書以為詅衒賣也顔黄門之推作家

訓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為詅癡符公之意蓋出於此特謙辭耳公諱庚子長其字也少年筆力絶人始為長沙尉一時帥守部使者傾待之皆以戕翰委公從容泛應無不曲當時余伯父揚州為漕使公首以長戕進謁有曰衰懷錯落有秋風鱸鱠之思舊學荒凉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為賓客不復以寮吏遇之湯公參政時帥湖南後為中司遂辟公檢法官遷六寮為郎而歸自此三

數十年間僅一再以麾節出終不得為文字官以展究所長識者恨之余倅丹丘始得拜公之門公方買屋近郊古木交隂庭草錯列若隱士居聚書數萬卷於樓上閉門不與人通老矣猶沈酣其中里閭罕識其面間與人接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後生有以經史叩請隨即響答詩文晩益高時出一篇即日傳誦哀挽之作尤為悽惋真可以泣鬼神也公之子淢因求余序其首余度公所著甚多猶有遺者更搜故藳盡出而行於世以慰其

平生筆硯之功則箕裘可以不墜矣陳子高克台人也詩名已久而所傳不多公嘗盡得其遺逸者板行於江右視舊殆過倍蓰而子高之詩益顯公亦將以此望於後人乎然讀此編者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環溪文集序

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自非聖人誰能盡之觀志學以至從心猶有等級如此學者之於斯道隨造詣之淺深用功之多寡如獵於山漁於海死而後已猶不足以究聖

人之緼奥若環溪者殆深而多者乎余少讀能改齋漫録等書而知有臨川吳虎臣之名隆興改元同年有二吳曰澥曰鎰皆虎臣之族虎臣名曽嘗分嚴陵之符澥字徳深終太學録鎰字仲權終湖南轉運判官三人者皆博學多識而善屬文晚歲投閒四明里中有醴陵宰吳君琮來一見知其佳士與之接從容於杯酒間亦是族也既别去始得環溪之文一編玩味不置又知醴陵乃其叔子分教澧陽時所刋恨不及面與之商搉既老

還朝有名大禮者見余自言奉其祖環溪大全業八卷併以江右諸臺請賜諡事聞於朝錢丞相嘗知撫州熟知其名既以遺才爲惜欲於科目之外收巖穴之遺而下之有司久未及報再見泣以請曰大父著書滿家貧不能盡刻先醴陵又齎志以歿藐然孤孫以其言行大畧求伸於身後而事有未成幾無以歸告兩世丘壟謂余於吳氏素有事契求一序以傳余曰環溪不待序而傳也篤志好古盡孝事親固已師表鄉閭名聞京師工

部尚書何公異稱之云易旋璣明天理自然終歸之人事幾微之應本制論斟黼黻王度若以身周旋從事於禮制樂作之末虎臣云通言簡不及陋侈不及宄事順而意宏辭嚴而理婉仲權吏部云宋文人之文唐詩人之詩而漢經生學士之學也其書通言云者法言中說類也醴陵亦云學通五經尤長於易禮旁通於百家而游藝於文觀此四者可以知其平生矣深於易故三十而著璇璣圖論深於禮故又二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

六官析微論皆傳於世通言最所注意名言善誘實惠後學其曰不為言之言言立不朽又曰孔孟之書無難讀之文無難明之字此不易之論也而通言未免於為言間亦有難讀者嗚呼其學早成而進修不自已使天假之年且將有不為言之言而壽止同於韓昌黎為可歎也唐李愿何等人盤谷亦無聞於時徒以序而傳先生視愿有餘而環溪之窈而深繚而曲又豈減於盤谷所歎於愿者特余之文不足以發之耳江右多秀士大

禮其别圖之

王文定公内外制序

藏書以經史子集爲四庫尚矣國家中秘之儲士夫家塾之目莫不由此然惟集部必居十之七八方來未已充棟汗牛不厭其多非特玩其辭也蓋尚論古之人史傳銘志不若家傳最詳然必見其遺文而後得之文章之作出於胸臆讀其文則如親見其人攷其言則如生其時不可誣也左丞相魯國王文定公天分素高涵養

深厚自少時已有場屋聲中外翺翔未始一日去書及為天子代言外制內制詞旨溫淳殆有西漢遺風如春之和如玉之粹措意高遠而渾然不見圭角實似其為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後徧歷七府位極人臣事業之偉鑰嘗狀其行為詳然傳於不朽要不若遺文之具備公之子知筠州樞與諸季編緝西掖北門舊藁為三十卷俾鑰具之鑰平時誦公之文恨不能多見薰沐三誦而後歎曰曩見禮部侍郎史公彌大言嘗問視草之體於

魯公公曰蘇長公才氣邁往不可强追軌躅少公沈厚爾雅尚庶幾焉鑰於公之文不敢輕為贊揚讀斯文者不惟可見乾道淳熙之盛欲知公之詞源當於長公少公之間求之

酌古堂文集序

故太府卿王公實鑰之姑之夫也其亡也鑰為之志銘甚詳公之子惟濳在裒其詩文若干卷號酌古當集會國史院下索志銘及奏議等文求序於鑰向固不忍銘

公而卒銘之此不應辭惟公天資頴悟雖世家四明而
幼隨父金紫仕西北如京洛故家子弟既冠而孤叔祖
宗正少卿欲命以官力辭之欲以與其季而自奮於科
級少卿以公昆弟三人必使之受而以遺澤官其長弟
又自以一官與季子可以見王氏之義風公之自立者
已可知矣既而翻然曰學不必爾仕以行其志足矣遂
不復為舉子業而一意於學忍貧深居窮經閱史手自
編緝及見王紫微洋諸公作詩直欲追儷陳簡齋及子

高輦一語不茍作名公多畏服之近時以詩鳴如石湖范公見公詩亦自言欲焚其藁未嘗無為而作文遇論事則明白洞達援據審諦切於世務理之所在無所回撓壓之以萬鈞震之以雷霆不動也如江陰論民兵之終於無益廣西論鹽法之不可輕變其為宰掾看定四方章奏之類皆如五穀藥石之適於實用若其立論謂翼祖雖已入祧廟而臣子終不當以其諱為名字及扁榜六十甲子古人惟以紀日所謂天有十日是也若書

歲則當如通鑑之用歲陽字以表德不應自稱其言皆可以為後法風流醞藉如晉宋間人若不以事物自嬰者至其莅官而克勤小物立節而不媿古人詩文中亦間見之讀者自可得其為人又不待於費辭自少至老聚書六萬餘卷多自讎校為之目甚詳名堂以酌古鼎彝古刻分列其下鑰少公十有九歲忘年與進不以輩行自高笑語至通夕無間鑰未死不可不為發其幽光餘已見於志銘者不復載公諱正已字正之潛令丞德

清能守先訓尚當勉紹素風以亢王氏之宗云

見一堂集序

赤城鹿公以望郎顯於淳熙間當服官政之年不以病不以故致爲臣而歸天子旣寵褒之朝之名卿大夫學校之士爭爲歌詩以餞其行郡太守侈其事裒以爲見一堂集傳於世將三十年矣其子龍泉大夫又輯一時諸公寄贈若山園留題等益之爲十卷所以顯揚先君子之清風峻節歆動中外蓋其祖帳之盛如二疏歌詩

之多如楊巨源而其齒尚强其去尤高雖時移歲久一
覽此編赫赫若前日事真足以廉貪立懦也觀夫大篇
短章鏗鏘眩晃極其形容之美寫其慕歎之懷非不欲
庶幾公之所立也然而至今未聞有繼之者豈非坡公
所謂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者哉鑰初謁
公於堂上實與周子及彭子復同之獲陪杖屨接觴豆
於烟霏空翠之表退而賦十三詩以獻其後又嘗銘公
之墓故龍泉復以序引為屬自惟宦情素薄而投閒十

年屢更奉祠洪忍戀粟視公不待年而去誠甚不勇然親在為養尚得自恕也今免喪未死年甫七十真老矣方將上挂冠之章期於得請是敢落筆而不辭公之本末具於志銘龍泉亦已繫之卷末兹不復贅

檗菴居士文集序

江都李氏名族也紹興間名之從民者尚多俊茂余生晚猶及識將作監端民平叔及其子泳皆有聲詩又有名璜字德劭者平原公之從孫將作之再從弟少負雋

才而頗誕放恥從進士舉里人或誚之則曰我非不欲試但恐奪爾曹魁爾又嗤笑之乃曰爾曹不信我將試矣一試果魁維揚後寓四明筆力雄邁人所罕及時初脫兵火之厄郡縣庠校記文多出其手太守仇公泰然愈周公元舉綱潘公子賤良貴皆一時名公莫不低簪禮之侍御史王公伯禮伯庠爲教官與之游最厚葢文字之友也明多禪剎往來其間或以書來云孟信安欲招爲壻資送特送且可得官擲於地曰老大乃復於此

耶竟不報既不得志場屋蕭散骯髒以終其身不娶無子晚從宏智禪師於言下有省益耽內典以其筆耕之餘買田一頃施於阿育王山使奉嘗我寫照而題其上今至留水陸堂中遇薦羞則為設伊蒲其贊有云分明便是龐居士又卻無人賣罩籬不可謂無所得然亦可哀也已嘗見侍御言德劭病革往候之問向為文用僧騰客為何事曰侯景臺城是也又問平日了達今何所見曰都無所見但覺神氣消散爾出書一囊乃其遺藁

猶顧而言曰以屬吾子勿竄吾詩文以為己作平時相忘方䌛惙時戲謿尚如此里人戴伯與權雅士也託館王氏慕其文名從侍御諸子借槀出藁而手編之又多殘紙斷壞不可盡録故所存十之二三僅得詩文雜著幾二百篇釐為十二卷俾余為序久未暇及嘗取其白氏長慶詩譜録寄吳門使君李諫議既為刋於集後又索其詩文且曰近為建寧當為版行余喜其文之將就泯沒而有傳也為序其大槩而記之嗚呼世之騷人才

士耽嗜成癖哦詩屬文皆欲有聞於世而因仍埋没與草木同腐不得以一語自見由古以來不知其幾徳邵之集藏於侍御之家傳於伯與又因余與諫議而行於世兹非幸歟若其詩句之工妙文體之高勝出入古今追配前良不待余言覽者當自知之縣菴其自號云

雪巢詩集序

淳熙五年余自刪定郎贅倅丹丘始識雪巢林君景思行誼高潔骯髒不與世合環堵蕭瑟忍窮如鐵石一郡

人士稱重之讀其詩恍然自失愈叩愈無窮身雖未達而以詩文於諸公間於是遂初尤公尚書誠齋楊公侍制俱為之序此可以不朽矣一日寫數十百篇遺余又使序之余曰二公已序何待於鑰景思笑不答而請不已余啞然曰吾知之矣君詩出入古今作者門户善備衆體二公極力稱道猶有未及者詩之衆體惟大篇為難非積學不可為而又非積學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包括千載筆力宏放間見層出如淮陰用兵多多益辦

變化舒卷不可端倪而後爲不可及君蓋於此有得者如羅漢嶺頭羅漢樹楊花飛後無可飛等篇直欲與漢陂行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相周旋君豈欲余之及此乎景思捧腹久之曰吾於此非曰能之而願學焉子何以得余心吾行於世五六十年得此於人者蓋寡因相與劇論詩家事不知更僕之久酒酣欲去遂書以遺之

靜齋迂論序

靜齋李君才翁自號也才翁真靜者也幼歷艱苦與其

兄德翁相與為命寓柯山嘗試流寓為魁選故參知政事錢忠肅公聞其賢延致館下令丞相實從之學才翁學有本原又自刻厲文章日高兼備衆體嘗叩錢公以親黨舉削公信其言而許之彼以金為謝才翁曰乃欲以此汚我耶白公不可與公益高之欲授以官力辭曰使有仕進之分則已效於科舉矣强與之又不肯仕為求祠禄使藉此以試漕臺兩預薦書又不利於春官遂不為進取計盡取經史百家讀之以昌其詩以大放於

文錢公秉政亦不畧為身謀從錢氏祖孫終其身如一日素安貧約粗給即止家無冠裳通謁止稱長安李某台之人無貴賤老少莫不敬而愛之幾如康節之在洛也郡邑來仕者聞其風多與之交俗務一絲不挂得酒則酣暢自適貫穿今古多識前輩行事清談亹亹聽者忘倦丞相屢出仕必與之偕行有直諒多聞之益以才翁之才不得少施見於世又不幸年六十八而歿善類皆嗟惜之有子曰迟丞相視之如子姪撫其家不替於

昔一日俾迟來見出才翁所著迂論五十餘篇求為序引鑰舊聞才翁之名贄倅丹丘始交下風觴詠相從欣然莫逆交情久而深篤間往來都下飄然如不繫之舟見之使人意也消嘗以詩贈君歸有云文可演綸詩更工脩然蟬脫世塵中平生不復遇飄反兩腳何姑類轉蓬彼尚勞心論出處我今無夢計窮通江神閱徧憧憧者來往無營只此翁才翁得之甚喜回首三十年矣才翁家長安大父及與橫渠浮休諸公游號潏水先生文

集行於世多入陝西戎幕曉暢邊事腐夫握兵以抗議不合坐廢歲久賊犯關中年高且病乃以為舊德知兵强起以守秦州空城卒死於賊此志士人人之所痛也其家避地深入嶠南父又卒於瘴鄉禍患何可堪耶才翁詩文至多未暇編集迂論則其所學之著見者言議正大文詞溫淳論治體則欲返本而不求於末論世故則由相激而成壞謂道之弊極而必反謂聖人無心化物而化自行其論漢事尤為詳明既無科舉之累又不

求實論以取官直取諸胸中實見而筆之名曰迂論而實非迂也若言情貴得其直而養心在於明分則有自其躬行得之非真靜者能及此也余既為之序又念才翁之葬未有志銘併書其大槩以授之才翁諱龜朋廹能世其家今為丹丘人

放麑子集序

秦西巴不忍一麑而與其母孟孫遂以為子傅是出於一時之仁耳然猶未及放麑之稱至唐陳子昂感遇詩

始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后山託疾謁告擅去官治以送坡公其詩有云豈不畏簡書放麑誠不忍正用此然亦一時之不忍耳吾友蔣仲武天資仁厚自號放麑子蓋終身拳拳於此者其爲人不言可知始與之同從國先生仲宏之綱相與最厚余是時讀書於荒園破屋中家貧僅有書一厨仲武時時相過清談繙書動至終日以是知子益深余老矣回首舊游凋落殆盡仲武之子和中以遺藳求序閲其名曰放麑子集讀之慘

然是誠吾亡友之本心也仲武嗜學如嗜芰於書無所
不讀於詩無不記雖字畫任真而手抄之書至不可計
其孝友慈祥愛人利物之心既不得少見於世一寓
之詩大篇短章藹然仁義之言溢於編牘若與篇隱帙
稗官小說問之如響少工詞賦每屈其儕輩而輒不偶
於有司以此窮老而不厭鄉評無不以善人長者稱之
斯人既不可復見撫遺編而歎息余聞人之積德不必
活千人而後興以救饑之心推之後其有興者和中自

力於學效張橫渠體以絶句發古詩之微咄咄有父風又聞其三孫頎然而立與仲父之門者庶其在兹乎

紙閣詩序

我家業儒舊矣曾叔祖承議才氣尤俊偉不羣妙年決科剛介自守承平時宰畿縣尹以勢臨之不為動未幾罷歸卒不偶以死時時聞諸父言之恨生晚不及識也叔祖實承議仲子少力學有父風言議英發率傾坐人視功名若不足以浼焉者事親盡孝道既終喪貲產一

不取與妻子郊居自業古其四方之志未衰以一介行李往來江湖間上武昌浮彭蠡歷覽勝地挹秀氣以充胸中之奇晚居龍潭安貧裕如槿籬荆門背山俯溪如世所畫老龐之居客至則清談去則宴坐老圃老農爾汝無間謙恭樂易宗黨鄉曲無不敬而愛之年已八十矣每取伊洛道德之書釋老清淨之説讀之隨意手抄細書著行動盈編帙日不下數千字以訓子弟以勵後進雖書生舉子以為難且勞者為之不少勸老成典刑

此尤人之所畏服也鑰官永嘉一日以書來曰我處此二十年簡儉粗足無復緣飾紙閣方可丈餘藏修游息不出於出番易張紫微嘗有此詩吾既與子和之矣今和者益多卷軸益富亦居閒勝事也汝為我序之鑰謝不敏敢取叔祖平日大槩書於卷首使覽者詳焉舊聞荆國文公有和王樂道紙閣詩學易先生劉公斯立亦嘗賡韻始知紫微蓋循諸公之舊非倡也併錄二詩以歸獨恨未見樂道之作耳鑰仲兄頃亦同賦有曰但愛

窗間冬日煖不知門外北風涼叔祖擊節歎賞以爲正

得我之意抑所存又可知矣

三家詩押韻序

吾家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學師表鄉曲是生五子曾祖金紫曾叔祖承議俱躡世科助教最幼家傳擅名而邃於小學亦有五子其次子則居士叔祖也字元應記問該閎書經覽輒不忘許叔重說文解字畧皆記誦其於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

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為其也嘗曰陸氏釋文最為詳審集古人之全後之作者如孟子音之類皆所不及讀書者多自苟簡口口相授遇有難字始為檢閱故謬誤者多我兄弟少時皆讀之自至尾殆無遺失鑰侍坐最久粗傳緒餘又以授兒曹使不至於甚陋者皆叔祖之訓也教子尤篤五鼓而興燈前坐對同讀一書多至百遍諸叔父經書皆通遍念如流真可畏服也惜乎父子不偶

叔父三人俱下世弟四人字君秉骯髒寡合獨居郊外
先廬中疎財處窘蹭蹬場屋年過六十而氣不衰取歐陽
蘇黃三家詩集類以聲韻細字楷法凡四十萬字親
經四寫而後成書以示錀曰此吾以適晚景者也雖若
無補然因此書見前輩用韻之妙雖曰本朝詩律壞於
和韻如三公多記善用若天成然不知者必以我為無
所用心而為此吾子其為我言之錀曰唯舊見叔祖手
寫春秋左氏傳禮記二書悉以古字今又見叔父之勤

如此敢書所聞見以勉後生之偷惰者

求定齋詩餘序

吾宗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學起家仍三世登科者五人最後伯祖宗子博士元符三年鎖試以來雁塔不書者至於五紀從兄編修景山始因太學舍選與教授兄少虛同上紹興三十年進士第又三年而後鑰繼之大率羣從中入上庠躡世科登朝行擁州麾皆兄為之倡兄少有場屋聲一語不苟作遂以詞章聞於時由太學

正宗正寺主簿王𢈪所檢討官樞密院編修官守江陰以治最聞自九江移武昌以疾奉祠而遂已矣門戶不競可勝歎哉遺文散失未暇會稡平日游戲爲長短句甚多深得唐人風韻其得意處雖雜之花間香奩集中未易辨也其壻黄定之安道偶得殘藁遽鋟之版而求序引嗚呼吾兄抱負不凡志尚高遠居家孝謹臨政明恕讀書博而能精屬文麗而有體長短句特詩之餘又尚多遺者此何足以見兄之所存耶少工賦篇驪駢尤

高曾不得一日為文字官韓退之云乃令吾徒掌帝之制翻閱此篇為之於邑兄嘗以為能定未易言故自號曰求定齋云

攻媿集卷五十二

攻媿集卷五十三

宋 樓鑰 撰

序

六老圖序

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蓋一有不順不得謂之備一有不備不得謂之福世之得福者有之而備與順者百不一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至於積則

非一人之為一日之力而後慶為有餘慶至於有餘而後能備能順哉恭惟致政太保大丞相魏國公際遇真主於龍潛之日光輔初政名遂身退之後兩鎮巨藩再專國秉皇上篤舊學之恩二紀之間所以寵綏其身榮其親而燕及其宗黨者無所不用其至上印綬則賜第於京師挂衣冠則分湖之一曲雍容進退為國元老四方之人無不以備福為可羨而未知夫備之至也始丞相事母齊國太夫人至孝及見大拜者數年九鼎之養

回班之儀照映今昔凡孝於親者親其身欲冀望萬一而不可是生一女五男子至淳熙乙巳歲丞相年登八衮其女兄八十有三四弟亦皆六十餘矣一門同氣咸壽而康舉觴相屬朱顏華髮嬉嬉如小兒狀鄉閭親識歎仰盛事咸請繪而為圖丞相曰幸哉兄弟無故是吾門之餘慶也乃大合樂置酒高會簪纓樽俎極一時之盛以上方所賜金帛香茗以侑酒作為歌詩播之樂府於時風日清美簫鼓振作長子禮部侍郎某以次對奉

祠次子都官郎官某入制司議幕率羣從子壻皆盛服環侍行酒授釂躬子弟職樂飲終日而罷昔眉山洛下耆英之集且有四人同生丙午之歌然皆合衆姓而成之無出於一家者若燕山竇氏稱丹桂之芳襄陽馬良擅白眉之譽亦未聞以大耋之年而全對床共被之樂而又得燎鬚之愛如今日者是千載樂事曾未之有嘻茲始可謂備福也已圖成適得良工為之寫照逼真烏紗道服前奉女兄恂恂怡怡如欲笑語雖名位有高下

才業有先後而溫乎其容藁然之懿大率相似識不識望而知其俱為德人長者也惟史氏世有隱德八行先生又以奧學絶識不言而躬行既不得顯用於世福慶流演是生我公其在朝廷專務以道德佐人主規恢宏大不求近功絶口不道開邊事其在郡國愛民如子涵養教化惟恐傷之待人接物謙下已甚好賢樂善收選寒俊薦進若不及位極人臣退然如老書生源已深而日濬之本已厚而日培之閫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為刻

核事者史氏之興殆未艾也何止今茲乎人有為一善而責報於天躬不自後而欲徼無妄之福者可以媿矣然則疏吾鄉風化之原助聖朝孝治之盛不在茲圖乎丞相顧鑰曰子為我序此鑰不佞辭不獲命謹再拜而書之

樂書正誤序

樂之壞久矣自孔子時問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語魯太師翕如純如之變記關雎洋洋盈耳之美聞韶而忘

肉味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太師摯而下適齊適楚入河入海必謹識之盖周衰而樂工散亡一日欲用則猶可訪求也聖人之用意深切如此故自衛反魯然後樂止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去今又二千餘年雜之以鄭衛混之以兜離而樂幾亡矣以祖宗全盛之時聚天下博洽之士不惜重費欲定樂律以求合於古而不可得盖其聲者樂之本也不得其本而求其末取之尺寸是以度也

求之秬黍是以量也未有能吹律而求聲者而況於今乎嘗從知樂者得十二律均旋相為宫之法益以變宫變徵而求八十四調調為七聲其說其備蓋本出於龜茲而鄭譯首好之以傳於世乃與周官大司樂之說不合又不可曉近歲得陳禮部樂書謂周禮止以圜鍾函鍾黄鍾為宫如三統三正不過子丑寅而止又謂古無四清聲痛夷樂之入中國必欲盡去之頗與其他論樂者異閒居無事讀之盡二百卷古今之樂曰雅曰俗曰

胡罷用舞曲無所不該其間重見者亦多要可謂浩博矣求其所謂聲者終不可得然念其用心之勤樂家之書未有此比又苦其舛誤無所攷證閩建昌陳使君刊此書與禮書竝傳取而校之賴以改定者甚衆又亦互有得失併為質之經傳而是正之尚三數百條會表兄華文閣直學士陳公之子芾為南豐宰因以寄之南豐欲別刊此編以補郡本之缺求書其後老矣精力日衰而氣習未除强為少年書生事亦可笑矣校書如掃

塵而況拙者尚望多聞之士增益其所不及以全此書使後來者有攷焉亦區區之志也

燕樂本原辨證序

樂之失久矣本朝諸鉅公逢時遇主不可謂不行所學而終無定論今之君子學此者益寡建安蔡季通久從晦菴朱先生游學問該洽持論皆有信據一見而及此因得叩請曰大樂之書卷帙繁重不能自隨出所著一編曰燕樂本原辨證謂雅鄭固已遼絶而燕樂尤為淫

靡然推其所自實出於雅唐志論雅俗之别謂俗樂有
與律吕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宫調乃應夾鍾之律季
通謂律度量衡言葢有叙若有尺寸求之則是律生於
度若以累黍為之則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為律以
吹之而得其聲每疑今之樂以夾鍾為黄鍾得唐史之
言而信故為圖為説而又列律本正律俗名三者使人
知今之俗樂雖非古而其本則不能外此也則又歎曰
為此俗樂者不知其何人使後世耽玩而人心日漓風

俗日薄不能自還於雅正其亦不仁也矣然名宫與調猶曰黄鍾中吕南吕以紀律本意謂聲雖變而名尚存不没其本以待後之知者其用心又何其仁也故欲民之歸於厚當先正樂欲樂之正不可不先求俗樂之原此書之作非一日之積余雖好之亦未能遽解老矣恐不能自進於此季通又長余二歲安貧樂道壯歲已棄科舉此志其遂申否乎季通此行得一觀頌臺之樂歸而益攷諸書欲使樂書全備善矣然古謂妙解者猶不

如神解如萬寶常等人亦幾於神者恐非書所能盡季
通用功已深更加勉焉必無歉於我然後可傳諸人求
大樂之書而觀之尚俟後日

辨志錄序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此書之所以立名也學者則
先辨志志不辨則不知所守矣東萊吕伯恭甫與鑰為
同年生而又齊年聞道甚蚤心實師之博學篤志深造
自得規模宏大而克勤小物其所著書如大事記近思

錄閫範之類不一而足又雜取子史傳記下逮醫書精要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易知易行中人皆可企及擴而充之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用雖委曲而體則正大事若淺易而理實精微凡處已待人臨事之方詳盡縝密而大要以忠信篤敬為本將令學者循循然如履平地步步就實其用意切矣章貢李君和卿得而玩味法其可法戒其可戒又將刻而廣之此真東萊之本旨也俾鑰為之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天下

之事凡可欲者皆善其不可欲者非善也可欲而不能有諸己則猶天下之善也譬之五穀無非嘉種然必藝於土而後有苗有葉以至於實然必有諸己而後有所謂美所謂大以至於聖神此書誠善矣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蓋將以蓄其德非以資口耳之習也學者讀之必以有諸己而力行之則東萊之意庶其無負矣此書初以師初名後又改為少儀外傳云

復古編序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或者因陋就簡指以為學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為士而教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書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禮注疏亦見其畧是皆有名數法度及人之幼真淳未散記識性全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為用此為少年之學非曰學者之小事禮壞樂崩射御弗習數學亦復罕傳猶幸六書之說具存凡將爰歴等書不復可見急就章止存大畧惟許叔重著説文解字垂範

千載李陽冰中興斯文於唐若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學楚金在江南既為通釋部敘通論袪妄類聚錯宗疑義系述等篇總謂之繫傳又著韻譜備矣鼎臣入本朝逮事熙陵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爾後楊南仲章友直文勛邵餗陳晞諸公皆以篆鳴遺跡猶班班見之然不聞有書以惠後來吳興張謙中有篤志古道傷俗學之混淆為書一編號曰復古。宋史藝文志張有復古編二卷用功數十年書成于大觀政和之間陳了齋程北山為前後

序稱美甚至足以不朽矣鑰晚出何敢容喙尚有欲言而未盡者謙中攷證精詣字之合於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正其訛舛毫氂不貸讀者悅服無有異論閱其落筆作篆如真行然畧無艱辛之態惟體俏而末重與人小異不入俗目漢宣帝時罷械工巧元成間鮮及之有谷口銅甬傳於世款識銅字其體正爾始知謙中之作蓋有自來非以意為之也巍字從委從嵬或省山以為韓魏之魏謙中為林中書家篆墓碑終不省

去山字古無菴字謙中以為當作闇而難於題扁山谷雖定從草謙中亦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疾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從俗類如此鑰不能作篆心頋好之陽冰新義猶為楚金所袪使二徐見此編殆無以訾之陽冰務新而謙中一意於古優劣可以坐判矣

班馬字類序

淳熙壬寅余丞宗正同年李聖俞為簿暇日以一書相

示蓋婁君機所編史漢字類也余讀之因相與言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為用後世寖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此好古者所歎也以史籀之大篆或云書法已壞其書俗惡已不可言以叔重之說文而云野陋淺薄謬妄欺世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西漢去古未遠文章固非後人所及而字亦多古雖已變秦文科斗書廢要之假借簡朴髣髴古意其興亡之大端忠邪之異趣千載自不可誣而綴文之士又摘取奇字以資華藻片言隻字

施之鉛槧自有一種風味故誨蒙漢雋等書作者不一
此書更取史記之字合為一編從韻類分粲然可覩婁
君之志勤矣蓋孟堅生於東都源流叔皮以成信史子
長事武帝紬金匱石室之藏網羅天下故失舊聞孟堅
實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婁君尤為知所本矣然亦
有難解者班子於馬時有遺失文意泯沒如聶肩之不
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之類殆不曉其意又其
甚者垓下之圍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接戰止以楚歌而

瀆去疑無此理至誤儒者謂惜乎項羽韓信不曾一戰引孔明仲達以為比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此是可遺耶嘗有意一一證之性懶未暇婁君此書將傳於世觀其趣向進進未已或更攷究以補孟堅之闕以發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聖俞啞然笑曰婁君屬我以序久未落筆當盡以子之言寄之

西漢會要序

梁王筠論家門集自言吾門人人有集以為盛事然自

永嘉南渡以至齊梁文氣日以卑弱所謂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者也臨江徐氏以儒名家始余讀思叔左氏國紀故中書舍人陳公君舉為之序固已甚重其書後見貳卿彭公子壽為其表兄祕閣商老求儒榮堂詩始知其編北閣録甚富史官奏其有益於史筆遂膺延閣之寵尋傳其書知其有思叔之兄伯仲皆以詩書發身晚皆挂冠家居為鄉里標表已而思叔長子孟堅著漢官攷次子仲祥又倣唐會要之體為西漢會要一書

疏為七十卷目録二卷總為十五門分三百六十有七事嘉定四年表進仲冬丁卯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祕閣是昆仲父子間四書俱行於時俱有益於世用非止如王氏詞華之比也三代之餘治效近古莫如西京典章文物立法定制不惟輝煥周密其言語亦皆雅馴非後世可及然而散於紀傳表志之間讀者未易識其倫緒仲祥究心於此二十餘年無一事不録無一語無據條列臚分秩然有敘開卷一閱而二百餘年之事歷歷在

目其體專以班氏為主又旁取荀悅諸書參攷異同視古之文類與近時漢雋博聞六帖法語字類等書皆出其上士夫之好古者無不欲録而藏之不患其不傳顧何待於序引而求之不置余既書儒榮之堂又銘祕閣之墓思叔致書又以此為屬為著其大畧惟老憊不能盡纂述之詳為有媿云商老莘夢莘紹興二十四年登科思叔名得之孟堅名鈞淳熙十一年同登第孟堅今知全州仲祥名天麟開禧元年廷試第六人今為湖廣

總領所幹官云

歷代帝王總要序

帝王之傳尚矣鴻荒以來至於高辛其事莫得而詳故夫子定書斷自唐虞司馬遷亦以為薦紳先生難言之洛陽邵雍為皇極經世書以為唐堯即天子位歲在甲辰推而下之以迄我宋之熙寧又畧載歲之卦爻以推其政迹比世之紹運圖編年通載詮要等書最為優焉給事中婁公機嗜學如嗜芰手不釋卷尤長於攷訂著

書不一始爲資善堂教授輔導帝子備竭心思去國二年青宫始建妙柬僚寀以吏部侍郎召還首兼端尹皇太子天資高明篤學好古禮待賔友咨訪不倦上下三千餘年興亡治亂固已綱舉而領挈矣公益思有以補報取平時所著帝王總要一書精加潤色輯成四帙又備録年號輔臣各有一編始自唐虞以至光宗皇帝凡君道之汙隆治效之優劣既書其大畧以至離合割據餘分閏位五德之相生世系之聯屬靡不提綱撮要又

擇前賢立論精確者各系世次之末開卷粲然如指諸掌獻於扃𠗨鑰㕔之鑰竊窺此書嘆曰彼瑤山玉彩之集皆非此比也皇太子講誦之餘垂意閱習不待徧攷史牒古今歷歷在目矣况公之持身挺特論議直諒凡所著述皆有依據亦未嘗苟為高論以駭俗故規畫一出於正無可議者皇上崇建國本教以義方既命丞相為之少傅執政大臣皆為賓客左右勸講罔匪正人公為之領袖又以此書日陳於前此宗社無窮之福也

鑰何敢贅辭

溫州進士題名序

永嘉自晉為名郡宋興六十餘年人物未有顯者至天聖初朱君士廉第進士邦人榮之以名其閭自天聖至今歷四十有八年舉其上第者凡三百三十有七人夷攷鄉薦之額初止二人中十有三今益以五他繇大學外臺以進一舉所第率過鄉薦書之數而魁南宮者四冠大廷者再嗚呼亦盛矣河南二先生起千載之絕學

以倡學者此邦之士漸被為多議論詞篇類有旨趣進士之盛豈其是歟鑰濫授於兹樂儒風之方興爰攷姓名之高下歲時之後先次而書之刋置學官又訪其氏族爵里别為一編咸虚其末以待來者雖然程氏之學大要在知本而敬以行之事業文章皆其發也而禄爵之得喪不與存焉向以此邦之士因故家之傳充而不止沿流而達於源其為盛也又將有立言者樂為此邦書之鑰也斯拱而竢

送趙廉州序

趙使君以貴介公子好古嗜學自少交名士寓居東嘉避遠囂塵築屋城西偏環以竹樹如山中居擁書數千卷沈酣其間客至則清談終日無倦色澹若與世相忘者遇其適意揚眉抵掌論兵講其道咸纚纚有端緒又自許以有用之才一時貴人爭薦之錫對便朝神會氣合可立致要津下亦當在蓬萊道山也自以家貧急養分合浦之符以歸且行顧謂鑰當有言鑰曰奉太夫人

輕軒遠遊嶺海撫字之外惟謹視藥餌經行佳山水有詩願以寄我此外尚何言然有一於此昔嘗疑孟伯周去珠復還事謂明月之胎固靈物也政苛則去平則歸雖知幾士不及殆史失之誣觀柳子厚記零陵郡乳穴之復載穴人之言曰向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吾是以誠告焉且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而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得直吾安得不以

盡告讀之啞然笑曰是珠還之說也蓋天之生物凡世所謂寶者必在深險之地劉氏在嶠南役兵採珠至糜石於其足而縋之海使不至其下不止以是知求珠之難不止如乳穴之深一去一來豈其然乎使君行矣自爾或聞合浦之珠日盛則公之政成而民生可樂矣當舉巵酒南望相賀以待公之歸

送王粹中序

粹中力學起家馳聲上庠優在舍選又其問學該洽其

進進未已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客授歴陽學子雲集凡經指授多所成就當路諸公非無知己尚為江右漕幕之行君向欲入蜀嘗為大篇後亦為詩以送歴陽之役老為此來日不暇給何處有詩輒效昌黎先生以規之義為贈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必欲求名也疾吾無是實而致名也善乎名箴之言曰内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蓋名者實之賓也實至則名隨之非可要於

鄉黨朋友也非可以違道而干也予人以金帛不足以收也飲人以酒不足以得也惟求其在我者而已凡得於外者分毫皆是過分一切聽之其求於我者則無止法所謂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苟進德修業惟日不足雖欲逃名不可得也士之決科姑以進身而已所過者化陳迹俱不足言世之為大魁中大科者是仕進第一選後日賢否毀譽皆不係此場屋之聲亦不足以名世吾曹相與勉之愛厚不覺費辭其所以相期者遠也

增釋南陽活人書序

世以醫為難醫家尤以治傷寒為難仲景一書千古不朽葢聖於醫者也本朝累聖篤意好生務使方論著明以惠兆庶積而久之名醫輩出如蘄春之龎泗水之楊孫晁張鋭諸公未易悉數無求子朱公肱士夫中通儒也著南陽活人書尤為精詳吾鄉王君作肅為士而習醫自號誠菴野人以活人書為本又博取前輩諸書凡數十家手自編纂蠅頭細字參入各條之下名曰增釋

南陽活人書可謂勤且博矣自言著齒髮不欲為私藏將版行于世來求一言余好醫而不能學與之論辨皆有據依學者可按而求求而得其用始知此書之為有功也然嘗聞之老醫京師李仁仲之子云前朝醫官雖職在藥局方書而階官與文臣同活人書既獻於朝蔡師垣當軸大加稱賞即令頒行而國醫皆有異論蔡公怒始盡改醫官之稱不復與文臣齒不知當時異論之詳若許學士知可近世推尊其術本事方之外為活

人指南一書謂傷寒惟活人書最要最備最易曉最合於古典余平日所酷愛觀許公之言則無求子所著可輕訾乎因併書之

鄭屯田賦集序

先生姓鄭氏唐之名族後累世居福州少時以孝文集書囊為殿帷賦魁其鄉繼以王路建太常賦入太學人多傳誦尋寓四明開門受徒來者雲委躬孝友之行該貫羣經多有講解旁通子史百家年至四十五紹興三

十年始登科文備衆體尤工於賦源流李唐諸名公出入三元元祐二李之間集古人所長而藻思絶人興寄高邁閲見層出講明題意立詞用韻精切平妥古語隨用奔湊筆端而一語不出程度之外元祐有域中有四大先生作域中四大王居一有輿議稱太平人猶議其率先生有太平無象皆突過前人不可企及讀之孰知之深者方服其理明而辭順蓋古文之有韻者也鑰年及弱冠侍親游宦而歸始得登門時亦粗成賦篇及見

先生機杼望洋回若而嘆一意摹倣先生時猶未第間作一篇俟諸生既畢始出之迥出人上視瞠乎若後者又引進之嘗曰前四韻固當加工然皆有規矩前輩以妙意英詞震耀人耳目者多在後四韻而學者忽之致讀者無味雖舜琴歌南風可謂傑作先生猶曰後三韻皆空矣其嚴如此閱諸生所作語雖工或引經史全句屬對可觀而意不貫者皆所不取每令人讀堯舜不能化朱象大舜五十而慕富歲子弟多賴等賦以為韻韻

有意終篇尚有餘味可以為法或有一字切題既不可對而又與題字相犯者謂不若實之送聯如以禮為翼之以翼星而配禮之類先生作詒諸儒講五經則曰厥後孝章開白虎之名蓋亦遵於此詒魯秉周禮云不然何以韓宣子見易象於春秋知周禮之盡在魯鑰服膺有素既沾殘膏以竊名第老猶不敢忘命兒輩收纂先生舊作僅得三十篇兒輩又以鑰少作八篇綴於後此編不惟筌蹄而已亦不求傳於世區區辭費如許不惟

人笑之亦竊自笑姑使子孫知師承之自爾先生諱鍔字剛中官至屯田郎嘗為主上小學教授近録其後又特加贈官云

法華經顯應録序

西竺之教其高處至不可思議有歴刼贊揚所不能盡其神通發現攝魔救苦雖非人力所及皆其餘事也然其教所以盛行於世者亦賴此為多法華經凡三譯而鳩摩羅什所譯舉世誦之功德効驗昭然顯著傳記所

載非一蓋此經實如來祕密藏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故其神異如此鄉僧宗曉朝夕誦習嘗刺血書之又集古今簡策之言凡一百五十事遂成巨編皆有依據將版行於世以助流通一日訪其所居蕭然自適與之語貫穿教乘問何以不出領衆曰非所敢當也因出此書求余為序余笑曰黄面老子本不欲言大藏所見與夫龍宫海藏之所祕無邊無盡其實本不曾言況此經之外見於餘之餘者乎子既集之而余又序之耶請不已

漫書以授之且語之曰子欲了此而後游方他日一登實所悟明本性筌蹄且將忘之而況此乎曉曰唯

聰老語録序

余頃投閒門可羅爵有僧以徑山聰老書來求寺記甚勤再三辭之不惟與聰無半面身隱言遜何能屬文徑山之名甲於東南一燔之後欲興瓦礫為寶坊兩宮賜予檀施山委舊觀鼎新又大過之宜得玉堂金閨之英為之登載顧乃訪老朽於寂寞之濱何耶僧曰寺倚神

龍為命率衆致禱肸蠁昭答欲以屬公余感其意而為之辭晚歸朝行始與之識退然老衲也再相過忽已亡矣其徒集六會語刋之求序余不能學佛莫知師之所至但見臨濟揚岐之下曰白雲端曰五祖演曰佛眼遠皆古德之光明傑特者遠傳行雪堂行傳光晦菴以及師其相付囑又非他人苟然之比光將示寂以行所付法衣集衆書偈以授師偈曰再來毒種元聰侍者叵耐吾宗滅汝邊也我今高枕百無憂聽子時撾塗毒鼓叢

林遂有毒種之稱聚徒説法三十年自雪峯來此山法席大振復成金碧之區人謂爲國一後身則師之所得者可知矣讀者其自參之

攻媿集卷五十三